

有了樓房就有了一切？

江河水



長者說，有一天接到銀行電話，問他要不要貸款，因為銀行正在推優惠貸款。長者回說他已七十多歲，銀行還可以貸款給老人家嗎？對方愣了一愣，然後問他有沒有房產？有就可以貸，長者回說沒有。對方就掛斷電話了。

聽了長者的話，腦海立即浮起「有土斯有財」的話。可是這句話出自何處？於是上網查查，說是出自《禮記·大學》。《禮記·大學》以前讀過，還記得開始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是讀中學時就會背誦的，還記得的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但就是不記得有土斯有財這句話。原來讀書時只背誦前面兩三段而已，後面就沒有記下來了。

後面的文字有：「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怪不得這個時代已經幾乎看不到君子了，因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捨本逐末與民爭利啊。怪不得港人最關心的事，就是買樓了。

紅樓夢中鬧元宵

怡人



元宵節已過，但如今的元宵還真是看不出一個「鬧」元宵的民俗景象，唯有在書中找尋來品讀一番——《紅樓夢》向來對日常生活著墨甚多，對元宵節這個傳統節日的描寫倒也是不少的。

說起元宵節，除了吃湯圓，就數賞花燈最符合節日傳統了。如今我們賞燈都要出門，上街或者上公園，但賈府這種古代上流人家，自然不會和平頭百姓一起擠在街上的，不管什麼新奇好看的燈，買回來在家裏看就是。尤其第十八回，當了皇妃的元春在元宵節回家省親，大觀園裏的花燈總數有小小個京城加起來那麼多。而賈母的元宵夜宴中，寫到賈府掛起了紙燈、玻璃燈、紗燈、綢緞燈，甚至還掛了羊角燈。羊角燈是專供古代權貴所用，現如今的北京故宮中也僅存了一對，由此可見正值鼎盛之時的賈府元宵花燈是如何豪華奢侈。除了賞燈，元宵節的固定節目還有猜燈謎。

古人附庸風雅，更何況是高門大戶的賈府，書中的燈謎自然不是如今我們這種直白又喜慶的



本欄之前文章中說到二十世紀偉大的指揮家富特文格勒，今天來講講他的老對手、意大利指揮家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一八六七—一九五七）的故事。如果說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古典樂壇由卡拉揚（柏林愛樂樂團音樂總監）和伯恩斯坦（紐約愛樂樂團音樂總監）各自佔據歐美兩地隔洋對望，那麼富特文格勒與托斯卡尼尼這兩位從身形到演出風格都迥然不同的指揮家，則在二十世紀前半段的古典音樂世界裏，演出了一場亦敵亦友的好戲。

通常，當我們說起意大利指揮，想到的會是阿巴度那樣風度翩翩的型男，或是朱里尼那樣低調內斂、溫和優雅的「無冕之王」，而像托斯卡尼尼那樣生性嚴肅、常被人稱作「暴君」的指揮家竟也是土生土長的意大利人，多少讓人有些難以置信。如今的我們提到托氏，總會將他與紐約愛樂樂團聯繫在一起（他曾在一九二八—一九三六年間擔任該樂團音樂總監，將樂團帶至第一個黃金時代），殊不知，最早給予他身為指揮家榮光

台灣「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的講座教授洪蘭，在《人生的大智慧該如何教呢？》文章裏說，她父親在晚年曾交代子女，就算母親百年了，也不要把房子賣掉，因為「父死路遠，母死路斷」，只要房子在，便可以隨時回家，不會走投無路。

說得真有道理，想想看，如今的打工仔，辛辛苦苦賺到的錢，別說買房，就連租屋住，也時常為繳交房租而煩惱不堪。特別是沒有房產的長者，遇上生活拮据周轉不過來時，連借錢也借不到。豈非與起走投無路的感覺？

美國著名的散文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說：「家是父親的王國，母親的世界，兒童的樂園。」但是，住在劏房裏的家人，父母日夜奔波，回到所謂的家裏時，疲累不堪，這麼狹窄的家，還會是父親的王國，母親的世界以及兒女的樂園嗎？

愛默生又說過：「使時間充實，就是幸福。」日日夜夜為房租與溫飽而操勞的父母，哪來的充實時間？哪能和家人共享幸福？

這相信就是港人拚了老命也要買樓的原因吧？因為只要有了樓，彷彿就有了對未來的希望，如果供完了樓，吃喝能花費多少？只可惜，根據平均計算，港人要不吃不喝二十一年，才能買得起現在的普通樓房。

可是不想辦法買不成啊，因為有了樓房，不管大小，就等於有了一切。

，而是像首詩。譬如元春的燈謎：「能使妖魔膽盡摧，身如束帛氣如雷。一聲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曹雪芹文思奇巧，用詩一般的燈謎暗示了人物的命運，且不論這其中的文學意味，光從燈謎中就能看出賈府過節的和樂氛圍和高雅情趣。

放煙花在今天的節慶時節裏自然是常見的，但在古時候，煙花起初是專供貴族豪富爭雄鬥奢的消遣品，到了明、清，煙花製作技術有了新的發展，才逐漸成為節日的禮品。每逢元宵節，都要施放煙花助興。

時至四更，鳳姐兒笑道：「老祖宗也乏了，咱們也該「聾子放炮仗——散了」罷。」賈母顯然意猶未盡，於是吩咐道：「他提炮仗來，咱們也把煙花放了解解酒。」清代的煙花名目繁多，花色品種頗雜，賈府的煙花更是講究，皆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卻極精巧，各色故事俱全，夾着各色花炮」。

擺家宴、行酒令、看戲聽書、放煙花等等場景，共同組成了一副賈府作為古代貴族家庭的一幅「元宵行樂圖」。慶幸的是，通過曹公的文字，今時今日的我，還能從這書中重溫一遍那「說不盡的太平景象」。



自「粵港澳大灣區」這一概念被正式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之後，自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以來，大灣區的建設和發展便成為了備受關注的城市發展熱點話題。

或許仍有部分民衆對「粵港澳大灣區」這一概念不太熟悉，實際上解釋起來倒也不複雜——「粵港澳大灣區」是指包括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九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城市群，因這一城市群圍繞灣區而立，故稱為大灣區。其實，在國際上，大灣區這個概念已有先例：美國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都是先行者，而「粵港澳大灣區」則將成為世界第四大灣區。從這一角度出發，也不難看出「粵港澳大灣區」對於我國經濟發展及提升對外開放的意義重大，甚至可以說是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

肇慶，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中的一部分，這個原本在珠三角地區並不起眼的城市，因政策利好而一躍成名，突然間躍入了國人的視野之中。就連我本人原先對肇慶亦是知之甚少的，只因先生的妹妹選嫁廣東，新年聚會時說起了她想在

當年年紀小

陶然



那時年紀小，但許多事情卻極難忘。家門前有一棵椶櫚樹，當時，雖然印尼是伊斯蘭教國家，除了峇里島特殊，信奉印度教之外，全印尼都信奉伊斯蘭教，而且嬰孩一出世，便是天生的伊斯蘭教徒。所以聖誕節並不流行，但也沒禁止。只是因為各種原由，可能加上印尼是熱帶國度，聖誕氣氛不夠熱烈。不夠，不等於沒有，聖誕來臨，也有些人，大多數是外國人，都會舉行聖誕派對，我們家斜對面，便是一戶荷蘭人家，他們家每逢元旦和平安夜，便會舉行舞會，客廳擺着一棵椶櫚樹，樹上點滿了花花綠綠的七彩燈泡，形成一種迷離世界。我和弟弟曾經溜進去參觀，反正那一夜他們家門戶自由開放，來去悉隨隨便。那種氣氛，讓少年的心嚮往，加上歐美音樂回響，大人們雙雙對對起舞，少年的心飄飄然，靈魂出竅，但又不知道為什麼。

那棵椶櫚樹實得貴，因為並不普遍。我們家後來也買了一棵，裝點起來過聖誕，但是完全不明白其意義，只是人家過我也過的意思。那時，印尼從統治達三百年之久的荷蘭手中獨立沒多久，許多荷蘭家庭還留在當地，我們幾個跟年紀相仿的荷蘭鄰居孩子互有來往，小女孩叫莫爾地（Mordi），小男孩叫羅尼（Rony），記得有一次他考我，鱷魚英文是什麼？我剛好知道，口快便脫口而出：Crocodile！他聽了，大笑，說，錯了！應該是Alligator！我張大了口，驚訝得不懂得如何應對，只是羞愧不已。本來想要露一手，結果自取其辱。

但好景不常，五十年代中，印尼排荷蘭情緒高漲，到處都是打倒荷蘭的呼聲，荷蘭人的日子不好過，紛紛打道回國，我那鄰居也受風潮影響，有一天，他們果然大箱小箱地打包，從雅加達坐輪船回荷蘭去了。

他們走掉了，新鄰居又來了，是印尼人，也就沒有什麼來往了。只留下街邊的那棵Kenari樹，在風中招搖。那棵樹上，中午時分，經常有蟬兒在樹枝間吱吱哇哇地叫，好像在嘆息天熱，有時便會長長的一聲，然後斷然而止，原來是蟬過別枝。我和弟弟有時也會在長竹竿上，以強力膠黏在頂端，去捕捉蟬兒。本來Kenari樹隔着一條小溪，便是我們家



，小溪不大，跳過去即可，但是為了客人方便，還是起了一道鋅片橋，以便可以順利通過。可是有一天中午，太陽當空，小妹麗霞走過鋅片橋，熱帶天氣，平時都赤腳，她走過去，腳板發燙，她年紀小，不懂事，便自然雙手落地，豈料手腳皆燙壞了，立刻放聲大哭，驚動父母跑出來，把她抱起。由於這個原因，那座鋅片橋決定撤換，成為木板橋了。

那座橋和家居之間，是一片草坪。每當夜晚降臨，半空便是漫天的螢火蟲飛來飛去，一閃一閃的，讓人想起那首兒歌：螢火蟲，點燈籠，飛到西，飛到東……當然，那時還不懂世事，更不知道螢火蟲有個凄美的傳說。話說本來世界上只有一對螢火蟲，牠們飛呀飛的，飛散了，結果其中一隻到處去尋找，哭着哭着，結果尾部發光，變成螢火蟲了。至於這種說法是否真的，那是信不信由你了。

到了白天，中午時分，又變成蜻蜓的世界，漫天飛舞。那時不懂事，手持竹條，追着蜻蜓跑，發力揮舞，那蜻蜓各種顏色都有。有紅的，有黃的，有黑的……最珍貴的是紅色的，因為罕有。因為蜻蜓衆多，隨便一揮，便總有一隻應聲掉下。後來聽鄰家印尼大嬸說起，不要隨便殺生，蜻蜓負載着靈魂的呀！叫我悚然一驚，停止了這種無聊的追逐。

最經常見到的，恐怕就是麻雀了。那時，麻雀到處可見，牠們飛到哪裏，就在哪裏就地啄食。一揚手，牠們便驚起飛走，並不很遠，一看並沒有危險，很快又飛回原處，繼續點地啄食。有一回，我借來吾棍的鳥槍，學人往棲息在枝頭上的一隻瞄準，扳機只一扣，子彈射出，麻雀應聲掉下，跑過去一看，麻雀只是受



◀▲印尼的夜市、樹木都承載了不少童年往事 作者供圖

傷，並沒有死去，牠只是無助地躺在地上，眼珠眨着眨着，我忽然感到一陣內疚，如果牠就這樣去了，恐怕我會心安理得，還會為槍法了得暗暗心喜，並且藉以炫耀，但那半死不活的情景，卻讓我突然於心不忍，產生一種類似追悔感覺。從此，我再也不用那根鳥槍了。

我家位於兩條街的交叉口，左邊一條街走過去，大約五百米處，有一處林木鬱鬱蔥蔥的地帶，那時覺得很遠，時常聚着當地小販，在那裏擺賣。有一位老伯，五十歲的樣子，常駐在那棵百年老榕樹下，靠垂下的樹蔭遮涼，做生意。他做的是各種熱帶飲料，比方珍多冰，比方有各種切片熱帶水果的帶冰飲料Sirop，讓人浮想聯翩的，自然還有各種傳說。吾棍就說過，那棵榕樹一定有精靈，它長得那麼茂盛，沒有精靈保佑才怪呢！於是，各種關於鬼怪的傳說，在鄰居和小學老師講故事時，便傳開來了。

在他對面，有一位女小販，擺賣「加多多加多」等印尼小吃，做得極好味道。還有加辣椒汁的蝦片，那蝦片不是在香港超市普遍可以買到的那種小蝦片，而是巴掌那麼大的，扭成中間有許多窟窿的蝦片，我們都喜歡吃。但這種具印尼特色的辣蝦片，自從我離開後，好像就沒有再吃過。童年少年時代的小吃，至今提起，還會垂涎三尺。但隨着時間推移，不知道現在還存不存在？就算還存在，會不會也與時俱進，不再是原汁原味了？我只記得，當時性起，自己又懶得跑過去，於是就指使小妹去給我買回來。小妹有時不肯，我就拿起橡皮圈，作勢要彈她，她不得不屈服，拿了錢飛奔過去，氣喘喘回來，留下一段記憶猶深的童年笑話。



▲►托斯卡尼尼指揮紐約愛樂樂團演出 New York Philharmonic Archives圖片

放？這也是作為對手的富特文格勒屢屢詬病托斯卡尼尼風格的所在：「他指揮的只是音符，而我指揮的是音符背後的東西！」在我看來，富特文格勒的後半句比前半句要正確得多。不信，你去聽托斯卡尼尼一九三六年

在卡內基大廳指揮紐約愛樂演奏的貝多芬《第七交響曲》第一樂章，當那些舒緩的長線條樂句流淌出來，你一定聽得到這位火爆脾氣的意大利人難得一露的溫柔。